

与神有约



与神有约

My Appointment with God

若无特别说明，中文经文均引自和合本。

与神有约

1968年3月23日

1968年3月23日的早上，对我来说，不过是又一个平常的礼拜六早晨。我那时十八岁，离十九岁只有一个多月。我未曾料到，我的人生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原来，我与神有约。

十八岁的我，跟很多同龄人一样，生活很充实。我在上大学一年级，喜欢独来独往，畅想着未来。当时，人生这辆车并不由我来驾驶——我只是个乘客，不知道这辆车会把我送到哪里。

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感到主对我的人生有个计划。至于计划是什么，我不知道。记得我五、六岁时，常在夜晚躺在后院里，看着满天繁星，想着自己会是哪一颗。

我经常这样做，让妈妈也担心起来。她会问我，我在外头一呆就是几个小时，是在干什么。我也说不准——只是遐想、畅想着未来吧。

但我的人生一直到高中毕业，基本上都被安排妥当了。我得走完这个阶段，再去想别的。所以，我虽然相信主对我的人生有安排，但总觉得那是遥不可及的事，也就没太放在心上。

然而，到了1967年，也就是我高中最后一年，学校安排了“职业生涯日”。会有一些嘉宾过来，跟我们聊我们的未来。这可重燃了我的兴趣——我开始寻求神对我人生的旨意。

我问过我教会里面很多人，怎样才能得知神的旨意。但他们所知的，似乎不比我多多少。他们回答得很模糊。好比有人告诉你，当合适的人出现，你就知道该跟谁结婚了——你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心里面好像有铃铛摇起、哨子响起——反正你自己会知道。但这样的答案满足不了我。

就在高中最后一年，我开始从头到尾读圣经。我知道里面有我想要的答案。我还买了一套全五卷的《马

太·亨利完整圣经注释》来读。我会读到凌晨，从中寻索答案。

1967 年的圣诞假期，教会在新墨西哥州的克劳德克罗夫特举办了一场退修会。在那里，我听到一个人引用罗马书 12:1-2：

“所以，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做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”

其中第二节最后一部分吸引到我——那就是我一直要找的啊。我就是想知道神对我人生的旨意。这两节经文告诉我该怎么做。

原来我要成为“活祭”，并“心意更新”。但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于是我决定速成，通过密集默想这几节经文，寻求神的指引。接下来的四个月，我读经、祷告，几乎都只围绕这两节经文。就这样，我第一次真正从圣经中得到启示。

主让我看到，他对我人生的旨意，就是我成为活祭。至于他怎样使用我（我的职业），不过是副产品。我也明白了，成为“活祭”不是一锤子买卖。凡有祭就必有死，而死的只能是我。

至于怎样更新自己的心意，我并不全然明白，但知道这跟神的话语有关。于是我前所未有地专注在主和他的话语上，而这也为3月23日我跟神的约定埋下了伏笔。我想成为活祭，但无法靠自己做到。正如一只动物无法自献为祭，要靠别人。我可以自己爬到祭坛上，但还得有神的火降下，把我焚烧。

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——等待着神帮我成为活祭。

那时的我是个很虔诚的教徒。关于主，我自出生以来就一直听说，并照着我对他的认识来爱他。我八岁那年的一个礼拜天，我所在的浸信会教会牧师讲了一场道，题为“地狱一游”。

他把我们带上一段幻想之旅，看看地狱都有什么人，很富戏剧感。他说，地狱里面除了有盗贼和杀人犯，还有很多好人——他们生活也算端正，但他们得救的信心在于自己的良善，而不在于耶稣。

我整个人都为之震撼。

我一直认为，只要我生活正派，主就会接纳我。现在有人告诉我，做个好人还不够，我还得“重生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
那天上午我从教会回到家里，就问爸爸，牧师是什么意思。他向我解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救恩，我便在我的房间与他一同祷告，因而“重生得救”。赞美神——我的父母向我分享了耶稣的爱！

当时我没有什么不寻常的经历。但就在我祷告、领受耶稣为我所预备的救恩那一刻，一种完全的平安降临在我身上。我心里知道，我已完全为神所接纳了。我得到一份前所未有的平安，确信自己已得到赦免。

第二天我回到学校的三年级班上，朋友们都看出我有所不同。他们问我发生了什么事，我告诉他们，我得救了。我记得他们取笑我，说我傻。但我不在乎。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些不曾有过的东西。我真的得救了。

然后我开始上教会。

我开始听说，为了持续蒙神喜悦，我必须过圣洁生活——好事要全做，坏事通通躲。我是全身心接纳这种教导。

以至于我只想着“做”人，而忽略了自己本来“是”个人。教会让我做什么，我便做什么，一件不少。虽然个性内向，但我青少年时，每个礼拜四晚上都会去探访、传福音，甚至还带头开展了逢周二晚的青少年探访。

我很怕跟人说话，但更怕我若不传福音，主就不爱我、不应答我的祷告。我害怕主的弃绝更甚于人的拒绝——我就是这么逼着自己。

我没说过一句骂人的话，没抽过一根烟，也没沾过一滴酒。甚至连咖啡我也没尝过一口——并非因为我怕咖啡。圣经说，我们就算喝了什么致命的东西，也不会受到伤害。这是有经文根据的（可 16:18）。但只要我觉得能讨主喜悦，连口香糖我也可以不嚼。

甚至只要有女生在场，我就不会去游泳，因为我的教会称之为“男女混浴”——听上去比“男女一起游泳”更邪恶，我可不会做这样的事。虽然我还是妥协了几次，但事后心里难受不安。

我自己从不说亵渎的话，但就算我听见，甚至只是在厕所间隔板上看见别人涂写的亵渎字眼，我也会很自责——不是我写的，但看见别人写的，我也会内疚上好几天。对于这个世界以及它对我的沾染，我充满恐惧。我自己没打算做一个法利赛人，但我就这么成了一个宗教法利赛人。

在我孩童时期，我爸爸一直生病。其实我两岁那年，他死过一次，但我们的浸信会教会彻夜为他举行祷告会，他在被推往太平间的路上又活过来了。然而他活是活着，却病恹恹的，做不了什么。他曾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副董事长。他要自己的办公室放一张躺椅，中午要休息一下才能挺过一天。

他也曾任我们那家浸信会教会的执事会主席，但这家教会不讲神的医治，所以他对此没有信心。教会讲道的重点是救赎，而他们所定义的救赎，只是最初重生的经历。他们每堂崇拜都讲这个内容，让我很小的时候便得救了。但在我的认知中，你蒙恩得救后，就得靠好行为来维系与神的关系了。所以我得救之后，便停滞不前了。

那时的我，在生活中的表现好过我认识的所有人。我不是妄自尊大，而是实事求是。我跟我的哥

哥、姐姐在同一个家、同一所教会长大，但家庭和信仰似乎没有像影响我那样影响他们。我全心全意想取悦神，但我觉得重点不在于耶稣做了什么，而是我自己做了什么。

我十一岁那年，爸爸的病情严重了。他住了几个礼拜医院，我妈妈陪着他。我和哥哥由教会一对很好的老夫妇代为照顾。姐姐则在念大学。爸爸戴着氧气罩，他们不让我进去看他，生怕我把感冒或者什么病传染给他。整整一个多月，父母都不在我身边。

我祷告甚至禁食，祈求爸爸得医治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反正能做的我都做了，但没有用。我踏入十二岁的三个礼拜后，爸爸去世了。

我还记得他丧礼的情形——600多人挤满了我们的教会。我听到人们说，我爸爸多么伟大。从他们口中，我听到了一个我所未曾认识的爸爸。我颇受触动。我长大后还听到有些人说，他们是他们所认识最敬虔的人。但对我而言，他只是我的爸爸，我非常想他。

我坐在丧礼第一排，看着爸爸的遗体躺在敞开的棺木中。牧师唱了爸爸生前最爱的赞美诗《你真伟大》。我听着就觉得讽刺——我们所有人都为我爸爸

得医治而祷告，但他还是去世了。如果神真的那么伟大，为什么他不应答我们的祷告呢？我的牧师告诉我，爸爸离世是神的旨意。为什么神要这样对我和我的家人啊？

牧师还唱着那首歌时，我就祷告：“主啊，如果你很伟大，就把你自己启示给我认识吧，让我知道你对我人生的计划。”那不过是一个十二岁少年很朴素的祷告，但我是认真的。我现在相信，主当时听见我的祷告。

我的生活继续下去，但爸爸的离世，为我平添了一份同龄朋友所没有的冷静。外面看来，我还是老样子，但就算欢笑之间，我也总带着几分对于人生的严肃。朋友们纵情胡闹时，我会想到爸爸，意识到人生短暂，容不得荒嬉度过。我想活得有意义，不想只是寻欢作乐。

从那时起，这就成了我潜在的想法。但正如我前面提到，我的人生一直到我高中毕业，都已经被安排好了。所以这想法也搁置了。

大学一年级时，我上课只是为了把必修课尽快了结。关于人生的呼召，我还没得到主的指示。但罗马

书 12 章这几节经文让我有了焦点：我要专心献上自己为活祭——无论活祭指什么——并更新自己心意。对此，我十分渴望能认识更多，找到神对我的旨意和计划。但怎么找？时间呢？地点呢？

直到 1968 年 3 月 23 日。

曾经，一切只关乎我

我已经不太记得 1968 年 3 月 23 日的白天我做过什么，但那天晚上毕生难忘。晚上十点，我和朋友以及教会几名领袖一起，参加每周祷告会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每个礼拜六晚上，都会从十点一直祈祷到十点半。

看得出我多虔诚了吧。每周六晚，我都会约上最要好的几个朋友，一起去祷告。

我们不会出去看电影，也不会跟大伙一起四处游荡。我们会去祷告。

但其实没有听起来那么好。我们的祷告很肤浅。我差不多每次都会说一段最基本的祷词，告诉主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多么的愧疚。我会忏悔，哪怕未必有具体哪件事需要忏悔。但我当时受到的教导是，无论我是否意识到，犯罪就是我的常态，所以我会泛泛地认罪。若有人有需要，我也会为他们代祷。然后我们会求主复兴教会。

我祷告通常不超过三分钟。我是听了别人的祷告，就依样画葫芦，更像是走过场，而不是真正与主对话。我觉得我在公开场合的祷告，是给周围的人听，而不是给主听的。我不想在朋友面前表现得“不够属灵”。

那个礼拜六晚上，就在我跟朋友们站着说笑时，我们的青年事工主任马利安·沃伦突然脸伏于地，祷告了起来。我们也就都跪下，听着马里安向主倾吐心声。

马里安不像我们那样祷告。他是在跟主单独聊天。他会中途停下，倾听，然后又响应主对他说的话。他的祷告不是一段独白，而是一番真正的聊天。

我一向很喜欢听马里安祷告，甚至会从中得到启发。但我一定要抢在他之前祷告，不然等到马里安祷告完，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他的祷告，除了方式是我从未试过的，更会长达二十分钟，甚至更久。

那天晚上，我没有跟马里安同心祷告，而是在想：“等他祷告完，大家会怎么评价我的祷告呢？我没什么可以祷告的了，也肯定没办法像马里安那样祈祷。我会无地自容。”我很生气，想着马里安怎么那么没礼貌，不先让我祷告。

就在那时，神如期而至。

不知怎地，我突然能用神的眼光看到那个体贴肉体的自己。就像有一块大幕掀开，让我头一次看见自己彻头彻尾的虚伪：我一直在作秀，祷告也是为了得到基督徒朋友们的接纳；一切都以我为中心，而不是主。

我还看到，不仅是祷告，原来我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为了博取人的赞赏，而不是神的称赞。我每天完成读经任务，只是为了每个礼拜天能得到表扬；每次代表教会去探访，都只是为了给人一个好印象——牧

师会让我站到会众前面，告诉大家我完成了多少次探访，带了多少人作“罪人的祷告”。

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给人们留下好印象。主让我看见，我并不关心传福音的对象。他让我想起，曾经多少次，我敲门探访时祷告求他，别让屋子里有人——反正就算没人在家，敲过门也算我的功劳。

房子里有人的话，我就会搬出一套背好的台词，问他们：“何妨现在跟着我念得救的祷告呢？”很多人为了打发我，都会跟我一起祷告。很少人会心硬得直接说“不”。现在回想，人们肯跟我祷告，多半是因为我太紧张了，就可怜我。但多少人是真正得救呢，我就不敢肯定了。

其实那些人得救与否，我并不在乎。我一切都是为自己而做的，而不是为他们。我逼着自己去探访，是为了得到教会的人肯定。要是主回应了其中一两个祷告，那就更好了。总之这一切，我都是为自己而做。

我是个内向的人，很怕被拒绝，不敢正眼看着陌生人说话。我怕自己会说些或做些什么，坏了别人对我的印象，就干脆闭口不言。记得街上曾经有个人从

我身旁走过，向我说了声“你好”，我坐回车子里，直到那人已经离我两个街区远了，才回了一句“你好”。

我渴望被人接纳，但觉得这完全取决于我的表现，所以我总是尽量表现得最好。但我总觉得做得不够。我就像在跑步机上，越跑越快，唯恐稍停片刻就会被跑步机甩到后面。

这种心态也影响到我与主的关系。我虽已得救，但不相信主喜悦我。我相信他爱我，救我脱离地狱，但不觉得他喜欢我。我不喜欢自己——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，全能的神又怎会喜欢我呢？于是我总想再努力一点。

我做的都对，但动机全错。我成为了当代法利赛人，所做的一切只为博人赞赏。我外面看上去很好，但里面一塌糊涂。我人生头一回意识到这点。

这可不是谁对我说了一番话让我懂得，也不是哪次人生大挫败让我学到的，而是主直接启示我明白的，无以言表。那一刻，我是那么清楚地看到这一切，至今仍历历在目，从未忘却。

我一直跟人家比较，而保罗说这是不智的（林后 10:12）。跟别人比起来，我确实很不错。但到头来还是被主拒绝的话，谁愿意当一个最优秀的罪人呢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（罗 3:23）。

而当神真理的光照下来，我才看到与神相比的我。我或许得到了众人的赞誉，但神鉴察我的内心，知道我里面充满了自我。如今我明白，自以为义才是最大的罪。主斥责的，并非妓女、盗贼；主最严辞鞭挞的，是那些外表虔诚、自以为义的宗教人士（太 23）。

我看到自己不敬不虔的同时，也看到了神的绝对纯洁、圣洁和荣耀。我不是肉眼看到，而是从心里清晰看见。神以无以言表的方式，向我启示了他自己。我知道我的肉身乏善可陈，一切骄傲也都抛到九霄云外。我披麻蒙灰地忏悔了。

你可能很难相信，但那个礼拜六晚的祈祷会上，我当真以为主会当场要了我的命。我看到自己多么有罪的那一刻，以为主也是头一回看到我的罪。我一直以来接受的宗教教义告诉我，神是个愤怒、记仇、严厉的工头，凡事苛求完美。还有人告诉我，是神夺走

我爸爸生命的。主这次向我显现，揭露我满身罪性，我很害怕他接下来要把我就地正法。

于是我不由得忏悔起来——为着主让我看见的自己所有的罪，为着自己的伪善而忏悔，只希望我要是真死了，还能上天堂，而不用下地狱。正如我说，我真正干过的坏事没几件，但耶稣说，只要动了淫念，就是犯了奸淫罪。我的身体没犯过奸淫罪，但心里想过。于是我在神面前，也当着祷告会上众人的面，大声忏悔了起来，甚至还说了几个名字。

我没有实际杀过人，但耶稣说，恨人就是犯了杀人罪。于是我又为着一个个我记忆中恨过、嫉妒过、说过是非的人忏悔。

我祷告了足足一个半小时，把自己扒开、里朝外地翻出来，不仅为自己做过的，甚至为自己会做的一切，悉数认罪。我爬上祭坛，要献上自己为活祭（罗12:1）——也不知道主会接纳还是拒绝我，反正我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放到祭坛上了。

到最后，我趴在地板上，等着主回应，眼泪已流成一洼。看到自己居然是这么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，我十分震撼。但更让我惊讶的，是随后发生的事。

一浪接一浪的爱

我当着教会领袖和朋友的面彻底坦白后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想我。我一直以来建立的名声算是毁于一旦了。但我人生头一回毫不在乎，只在乎主怎么看我。

我告别了自我，也不再渴望别人的认可，现在只渴望得到主。

我趴在地上，祷告会上所有人都十分错愕，跟我一样不知所措。我已经无可再倾吐，哭无可哭，也没什么可忏悔了。至于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我毫无头绪。

我就这么躺在那里。但就在我眼前的帷幕拉开、暴露出我的伪善和自义的同时，同样突如其来又妙不可言的是，我实实在在感受到神的爱向我盖过来。我以前也相信主爱我，但现在是真正感觉到了——潮水般的爱，一浪接一浪盖过我。查尔斯·芬尼就形容过这样的经历。

主没有杀了我，也没有以其他方式弃绝我。相反，我落入了神的爱中——我以前从不觉得能这样

得着神的爱。他的爱让我无法招架。神就是爱（约一4:8），而我完全被他包裹着，沉浸在其中。

我开始赞美、感谢神。我也人生头一回知道，原来他对我的爱并不取决于我。他爱我，不是因为我可爱，而是因为他就是爱。

在那之前，要说我勉强感到过神对我满意，那都是因为我做了什么好事。但由于我从未做过一件完美的事情，我也从未感受过他完全的爱。

把他对我的爱与我自己的好与坏挂钩，拦阻了我按照他亲自启示的方式去经历他。我一直误信，神的爱需要赚取。但我有自知之明，知道就算做到最好，也达不到他的标准。赞美神，我现在明白，原来神给我的，并非我所配的。关键不在于我做了什么，而是耶稣为我做了什么。我本不配神的爱。我越努力赚取他的爱，只会越堵住他爱的流淌。

我人生第一次认识到，神对我的爱，与我自己毫不相干，而是全关乎耶稣为我所做的。我感受到一种纯粹、无条件的爱。无论我做任何事，都不会让神多爱或少爱我一点。他爱我——话毕。

这改变了我的一生，也仍在改变着我的人生——其影响从未止息，也将永无止境。那是我人生转折点。

我成了罗马书 12:1 所说的活祭。我这样说，或许有些人会觉得狂妄，但事实的确如此。我自己是知道的。

在这次经历之前，每逢我们举办奋兴会，我就会向主忏悔并“重献身”。如果我有一个“重献身”计数器，这个计数器早就损耗掉了。我知道在信仰上还有更多的东西，而我以为要得着更多，就得把自己“重献”给主。

但后来我发现，根本不存在“重献身”一说。某物要是完全献上了，就不会被“献下”，除非一开始就没有真正献上过。但我知道，我是已经把一切都献给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申请上台向全教会发言。我从未这样做过。但前一天晚上的经历也是我未曾有过的。我对大家说，他们不会再看到我“重献”自己的生命给主了。我猜在场有些人不敢苟同，但我告诉他们，我已毫无保留把自己献给主，献无可献了。

我不知道怎么描述前一天晚上的经历。我就说，“我昨晚被圣灵充满了”。你可以听到不少会众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如果我告诉他们，我犯了很可怕的罪，他们倒可能原谅我，但要说我被圣灵充满了，那就是近乎亵渎。保罗和彼得确实被圣灵充满过，但他们是圣经里的人物。这样的事今天不会再上演，再怎么也不会发生在安迪·渥迈克身上。

崇拜结束后，牧师还试着把我纠正过来，但为时已晚。我知道主爱我——在这一点上，再也没有人能动摇我了。我当然知道我可以更有智慧地向牧师解释，但我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孩子，心里向神火热着。我到底经历了什么，自己也不太知道，也说不清楚，我只知道自己不再一样了。

那次祈祷会我最好的朋友也在场，他也受感动了。那个礼拜六晚，我俩都彻夜无眠。事实上，随后那几个月里，我没有睡上一晚完整的觉。我太兴奋了，每次入睡无法超过一两个小时，也无法好好坐下吃一顿饭。我会随便抓点东西吃，饿不死自己就好了。主点燃了圣洁的火，燃烧着我这献上的祭。

虽说那周六晚的与神相遇只是个起点，但那是多么荣耀的起点啊！如果在那之后我没有用神的话语更

新心意，那次经历肯定无法支撑我这么些年。改变我一生的是神的话语，但那次与神相遇，把我送上与主同行之路，在我心中点起一把火，燃烧至今。

这次经历让我体会到，神的爱如此真实可感，远超过我想象。它打开了我的眼睛，让我看见神原来可以这样爱我。但我并未从中得到足够的理解，让我的心持续火热。

路加福音 24:32 记载：

他们彼此说：“在路上，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”

心绪平复后，是神话语的真理，让我心中的火持续燃烧。

我鼓励你好好默想、咀嚼罗马书 12:1-2 这两节经文，直至你能从中得到亮光、启示。你的经历不会跟我的一样，但原理是相同的。

无论你表现如何，神都完全地爱着你。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恩典。你的所作所为会影响你、影响别人，

但丝毫不影响神对你的爱。过圣洁的生活能让你更爱神，但不会让神更爱你。他爱你，只因为你接受了耶稣以及他为你所做的一切。这才是真正的好消息。

如果你想在这方面了解更多，鼓励你索取我有关《灵，魂，体》的教导。主就是通过这些概念，让我明白我的经历。这当中的真理，也成为了我人生的根基。如果说那次与神相遇触动了我的感情，那么神话语的真理则让我得了自由（约 8:32）。你也能从中得释放。

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

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的主和救主，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。

神的话语应许我们，“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”（罗 10:9-10）。“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”（罗 10:13）。

神出于自己的恩典，已成就了一切，赐下了救恩。你只需要相信并接受。

你可以开口祷告：“耶稣，我承认你是我的主和救主。我心里相信神让你从死里复活。凭着对你话语的信心，我此刻就接受你的救恩。感谢你救赎了我！”

在你把生命交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，他所应许的救恩就在你灵里成就了。如果你由衷地作了这个祷告，你现在就是一个新造的人！

领受圣灵

你是天父的爱子。天父希望赐给你超自然的力量，助你活出这全新的生命。

“因为，凡祈求的，就得着；寻找的，就寻见；叩门的，就给他开门……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”（路 11:10、13）

你只需要祈求、相信，然后就必得着！

祷告：“天父，我承认我需要你的力量，来活出这全新的生命。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。我此刻就凭信心领受！圣灵，感谢你的洗礼，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！”

恭喜你！主应许过，凡凭着信心向他求的，他都会赐下圣灵（路 11:10、13）。如果你相信他的应许，神超自然的大能便充满你了！

一些音节——来自一种你不认识的语言——会从你心里往口中涌起（林前 14:14）。当你凭信心放声把这些音节说出来，你就是在由内而外释放神的大能，

在灵里面造就自己（林前 14:4）。你能随时随地像这样用方言祈祷。

当你祷告接受主和他的圣灵时，无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，都没关系。只要你心里相信自己得着了，按照神话语的应许，你就已经得到。“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”（可 11:24）。神永远尊荣自己的话语。相信他！

如你需要我们为你单独祷告，不妨致电我们的帮助热线。如你已作了决志祷告，接受耶稣为救主，及 / 或接受了圣灵的洗礼，也可以致电我们，索取相应的免费材料。我们的热线每周七天开放。请电 719-635-1111：工作日二十四小时均可拨打，星期六 / 日可在上午 7:30 至下午 6:00（北美山区时间）期间致电。

敬请联系我，让我知道你已作了决志祷告，接受了耶稣为你的救主，或已被圣灵充满。我愿与你一同欢庆，并帮助你更全面地认识你生命中已发生的改变。欢迎你进入全新的生命！

